

洛阳师范学院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

编

杨作龙
毛阳光 主编

洛阳考古集成

原始社会卷

張文彬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洛 阳 师 范 学 院
河 洛 文 化 国 际 研 究 中 心
编

杨 作 龙
毛 阳 光
主 编

河 阳 考 古 集 成

原 始 社 会 卷

張 文 彬 題



北 京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阳考古集成·原始社会卷 /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 杨作龙, 毛阳光主编.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013 - 3199 - 5

I. 洛... II. ①洛...②杨...③毛... III. 原始社会考古 - 发掘报告 - 汇编 - 洛阳市 IV. K87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2567 号

书名 洛阳考古集成·原始社会卷

著者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 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7.25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 - 5013 - 3199 - 5/K · 1416

定价 35.00 元

河洛文化研究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杨作龙

副主任：李慈健 张宝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阳光 李慈健 杨作龙 余扶危

张宝明 张 剑 赵水森 顾 涛

洛阳考古集成 · 原始社会卷

主 编：杨作龙 毛阳光

执行主编：张 剑 余扶危

副 主 编：张宝明 顾 涛 赵天改 郭炳洁

前 言

豫西的伊洛盆地有伊水、瀍、涧支流水系，有青要、平逢之山。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还是在新石器时代，这里都有当时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和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富厚是她的特点。黄河与洛水交汇其间，这就是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

君临天下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君临天下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以河洛为中心，王朝兴替，都城变迁，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的文化，称为“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的源头是享誉古今的河图洛书。孔子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第一个圣人就是人文鸿祖伏羲氏。据载，河出图的地点在孟津县境内，至今尤有唐代“图河故道”碑在那里矗立着。那里就成了伏羲堪破宇宙奥秘的一画开天的画卦之处，于是乎易卦由此兴。伏羲氏又作伏犧氏，因其为网罟、取犠牲，下伏而化之，也由此出现了原始的饲养业。之后，受河图的警示而多有发明的圣人则是炎帝和黄帝，炎、黄的母族就是生活在洛阳平逢山的部族有娇氏。炎帝在河洛活动期间又使原始农业达到了顶峰，因之袞号为神农。而黄帝则由于制止了放火烧山，保护了山林植被，从而将原始的饲养业发展为功垂后世的原始的畜牧业。洛书，据说是在禹治水时上天所赐的“洪范九畴”，是后圣则之的“天地大法”。这后圣就是禹、汤、文、武、周公。禹、汤、周公皆居河洛。黄帝建密都于青要之山，聚族落为华夏，开三代有国之先河，正所谓先圣启后圣。禹传《洪范》，定“常道伦理之次叙”，开“天尊地卑”之滥觞；商汤于河洛建都西亳，创建了为其后世所宗的“成汤之政”。《易》为儒家群经之首，爻辞成于姬旦；礼乐为儒家灵魂，其始肇于周公；老子传礼于孔子，成就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内核；李耳为东周守藏，源创道家思想。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不发轫于河洛。继而便是蕴接后世，直到今天裔播内外，都充分显示了河洛文化超前的源发性。这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

河洛文化在历史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河洛文化这一自身发展的文化现象，犹如奔腾咆哮的黄河，从河洛大地穿行而过，她数千年如一日，在滋润着河洛儿女，她造就了汉唐雄风，培植了宋明底蕴，并一直向我们今天扑来。这是何等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为此，洛阳师范学院成立了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以弘扬之，光大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是继承，是传承；成是蔚成，是发展，是更高的层次。古人讲，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格物致知，意诚心正，然后齐家治国。就是说，对文化的传承要从地方文化始。要使本地文化和外地文化

相融，以产生新的文化。河洛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走这一条路，今天我们对河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仍然要与之同归一途。

我的老师张忠培先生曾说：“已逝的历史像长河。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当今观史，正如俯瞰黄河，从西北雪山汇聚涓涓细流，越山渡岭，扬波荡沙，奔腾东涌，直至黄色浪涛拍向东海之滨。令人心动神驰，荡气回肠。”这已逝的历史所留给我们的就是现实的今天和历史所凝聚的文化。历史已逝去，文化有传承。如何让文化更确切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便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河洛文化的研究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使命之一。在研究资料上，我们重文献，也重考古，二者偏废不得。考古学属人文科学范畴，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的老师、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曾当面教诲我说，要让文献和考古资料相印证，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也是我很看重考古资料的缘由。为此，我认为，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围绕河洛文化的筑基工程做了两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一是对河洛地区的石刻（主要是墓志）及石刻拓片的征集工作，目前已征集墓志280余方，其中亦多精品；一是做了洛阳地区考古发掘资料的萃集工作，这就是正在编辑出版的《洛阳考古集成》，分为史前卷、夏商周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宋卷。丛书文字浩繁，这是一项筑基百代的工作，书籍的出版将为河洛文化研究提供翔实而珍贵的资料。我十分明确，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以石铺路的工作，而我们所期盼的却是河洛文化研究在此基础上长足的飞奔。

杨作龙

乙酉年仲夏于洛阳静水轩

序

洛阳在古代号称天下之中。从夏代开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便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区。这有自然地理方面的优势，也有深厚的史前文化的基础。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当前的行政区域，古代的河洛地区当指郑州以西的整个豫西地区。我国最早的考古工作就是从这里的仰韶文化的发现开始的。不过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并不单纯，里面还包含有龙山文化，梁思永和尹达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了。但是两个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当时并不是很明确。直到1954—1955年洛阳西郊孙旗屯的发掘，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问题，可惜那些资料至今没有发表。1956—1957年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的发掘，再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问题，但是发掘报告的分期比较粗糙，而且把仰韶文化两个类型的年代弄颠倒了。1959—1960年洛阳西郊王湾的大规模发掘，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统一分为三大期，每一大期又分为若干段。前两期为仰韶文化，第三期为龙山文化（正确些说是中原龙山文化，而不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所谓典型的龙山文化，二者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仰韶到龙山的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清楚。与此同时和稍后的一个时期，在伊河和洛河两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了许多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并且在偃师高崖、伊川土门与水寨、洛宁孟村、寨子和西王村等地进行了试掘，一再证明在王湾确立的文化分期的正确性。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就在豫西地区树立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年代学标尺。当时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地文化发展的谱系，洛阳地区的这一研究成果无疑是处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都开展了聚落考古研究，通过聚落的演变来研究社会形态的演变。人们注意到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期间的聚落开始出现等级的差别，有的地方出现了中心聚落，甚至出现了最初的城址。而洛阳地区则显得有些寂寞，考古工作没有跟得上，而洛阳周边倒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

从三门峡市到郑州市已经发现有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来看，洛阳市范围内也不会只有凯旋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今后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考古工作。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情况至今还不清楚，这是我国史前考古的一个薄弱环节，河洛地区也不例外。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洛地区普遍发现有裴李岗文化遗址，仅在洛阳市范围

内就有偃师高崖、马涧河，洛阳寇店、杨窑，孟津寨根，新安盐东，伊川古城村、官庄和嵩县乌稍岭等多处，只是多没有进行发掘。从郑州等地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这个时期已有比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黍、粟，从翻地、收割到谷物加工的一整套农具都已具备。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也越出了最初的形态，已经有炊器、饮食器和盛储器等不同功能的多种器具。据研究这个文化还可以分为裴李岗和瓦窑嘴等不同的类型，其中以裴李岗类型较为发达，考古工作也做得较多。聚落遗址的面积一般不超过2万平方米，个别的可达到5万平方米。这个时期已经流行公共墓地，每个墓地大约有100多座墓葬，并且明显地分为不同的墓群，说明同一个墓地的死者至少可分为两级社会组织。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兴起了仰韶文化。这个文化曾经以彩陶发达闻名于世，它的早期即半坡期的中心在陕西渭河流域，河洛地区似乎并不发达。聚落遗址的数量和规模比此前的裴李岗文化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也许与考古工作不够深入有关。到仰韶文化中期即庙底沟期就大不相同了。一是聚落遗址的数量成倍增加，并且大批地朝河流两岸拓展。二是遗址的面积明显扩大，多数在2万平方米以上，大的则达10万乃至30万平方米以上。三是有的聚落出土的遗迹或遗物明显高于一般聚落。例如洛阳王湾和灵宝西坡都有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屋，西坡还有多座随葬玉钺的大型墓葬，临汝阎村有画着“鸛鱼石斧（钺）图”的可能是首领级人物的瓮棺等，表明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出现初步的分化，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

仰韶文化晚期农业和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陶器除彩陶外又出现了较多的黑陶和篮纹陶。聚落遗址进一步增加，并且向平原地区扩展。聚落的等级分化更加明显，出现了多个3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个别地方出现了城址。房屋的形制复杂化，除单间小屋外还有双间和多间的。墓葬也有明显的分化，伊川伊阙城的大型墓有棺有槨，妯娌的大墓超过20平方米，一般小墓则仅能容身，没有葬具，也没有任何随葬品。不少遗址还发现有乱葬坑，坑中的死者有的曾经被肢解，有的呈挣扎状，说明这时的社会正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河洛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是王湾三期文化，它是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之下的一个亚文化。在临汝煤山发现有炼铜的坩埚残片，洛阳矧李和密县古城寨发现有可能是炼铜的“将军盔”式的陶器，登封王城岗更发现了铜器的残片，说明当时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期聚落遗址比仰韶文化晚期又有了成倍的增加，并且大幅度地向平原地区拓展。这可能与水井的发明有关。在洛阳矧李和临汝煤山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水井，洛阳地区之外也多有水井发现。这样人们就可以在远离河流等天然水源的地方建立聚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时遗址的分布似乎有向伊洛地区集中之势，而且大型遗址也多分布在伊洛地区，登封王城岗和密县古城寨则有较大型的城址，城中有大型的夯土基址和用人奠基的遗迹。王湾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特别高级的遗迹，但有容量超过100立升的大瓮和镂刻有精美花纹的特大型器座等陶器，是在

别的遗址从未见过的，说明它原本是一处重要的中心遗址。这时乱葬坑随处可见，其中的死者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不全，说明社会已经严重分化，即将进入阶级社会，只是还没有形成高于所有聚落遗址的顶级中心和定于一尊的王权的标志，这要到下一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才真正完成，但龙山时期遗址的相对集中和社会分化的种种情况毕竟为以后更高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明的曙光已经在河洛地区冉冉升起。至于王湾三期文化如何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最近发掘的新密新寨等遗址的资料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相信不久就会明朗起来。

我在1960年曾经带领学生在洛阳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参与指导了王湾遗址的发掘和伊洛流域多处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对河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多少年来我一直关心那里的考古工作，注意每一个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现在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把过去发表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编辑《洛阳考古集成》按年代分卷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考古工作的检视，又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洛阳地区的考古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严文明

2006年7月15日

凡 例

一、本书是洛阳地区近 50 年（1956—2002）原始社会时期考古发掘资料的汇编，这不仅是洛阳历史考古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资料来源为国家级、省级刊物公开发表的文章，包括有《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等期刊。

三、按照所收录的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进

行编排。

四、已经收录的文章的文字、线图和照片一般全部收录。个别图片及原始社会以外的内容有所删节。对于已经选用的插图和照片，基本按照原文原大录排，少数进行了缩排，并全部重新编号。

五、凡本文未收录的有关考古专著、发掘报告和相关研究论文，将其书目和论文题目附录于本书的正文之后，以供查阅参考。

目 录

前言	(1)
序	(1)
凡例	(1)
洛阳邙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
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 (节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2)
洛阳专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健永、裴祺 (10)
河南新安玉梅水库发现古代遗迹	(13)
洛阳涧滨仰韶、殷文化遗址和宋墓清理 (节录)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14)
1959 年豫西六县调查简报 (节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16)
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 (节录)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19)
河南偃师汤泉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24)
河南栾川合峪的龙山遗址	李京华 (32)
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 (节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33)
伊河下游几处新石器遗址的调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38)
河南偃师酒流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董祥 (44)
洛阳姦李遗址试掘简报	洛阳博物馆 (46)
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	洛阳博物馆 (60)
洛河岸边首次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	梁久淮、张森水、方孝廉、曾意丹 (74)
一九七五年洛阳考古调查	洛阳博物馆 (75)
洛阳西高崖遗址试掘简报 (节录)	洛阳博物馆 (79)
洛阳西吕庙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88)
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	洛阳地区文物处 (95)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 (节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104)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39)
河南洛阳吉利东杨村遗址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143)
孟津平乐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朱亮 (158)
河南伊川马迴营遗址试掘简报	洛阳地区文物保护管理处 (160)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63)
洛阳市一九八四年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节录)	方孝廉 (168)
伊川土门、水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伊川县文化馆 (182)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节录）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86）
临汝煤山遗址 1987—1988 年发掘报告（节录）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206）
洛阳市偃师县高崖遗址发掘报告（节录）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220）
河南伊川县伊阙城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237）
河南新安县太涧遗址发掘简报（节录）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新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246）
河南新安县槐林遗址仰韶文化陶窑的清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51）
附录 未收录的有关论著和发掘报告目录	（259）
后记	（261）

洛阳邙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5年3、4月间，洛阳专区文物工作组在洛阳市北邙山上的西营庄和凤凰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处。

西营庄在邙山上清宫西边约2里许，距洛阳市约7里。在该村东边胡那娃家天井院的断壁上，发现有灰层和灰坑。大部分的灰层已被挖去，残存在崖壁上灰层中的有细泥红陶片、绳纹灰陶、夹砂粗灰陶和夹砂粗红陶，还有陶环等遗物。

凤凰台在邙山的顶部，距洛阳市区约20华里。遗址就在该村南砦门附近。砦门外是一

片向阳坡地。在北边稍高地区的断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断续的灰层，其中包含着很多的灰色绳纹陶片、质坚而薄的方格纹陶片、篮纹陶片和少量的细泥红陶片。采集到的遗物中，还有长方形石斧。

根据以上采集的遗物来看，有属于仰韶文化的，也有近似龙山文化的。要了解它们的关系，尚有待于正式的发掘。

裴 琪

（原载《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

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节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引言

1954年春季，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西郊的发掘，主要收获是汉河南县城垣及与汉城有关的遗迹、遗物和墓葬的发现。关于发掘经过，已另有专文报告，本文只叙述涧滨古代文化遗址及汉墓群中的4座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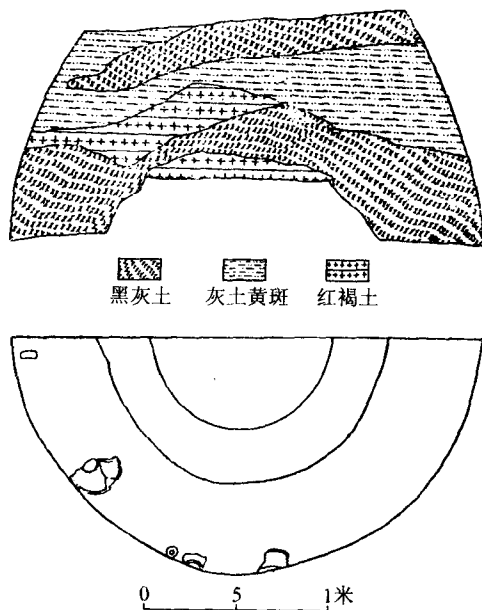
此处古代文化遗址的发掘，虽只是附带作的，但它的发现，已说明了洛阳古文化的开发已远在四五千年以前，不止始于周汉。至于大型汉墓，均集中在汉河南县城西郊外，活人住址与死人葬地截然分区。汉河南县城下只有周墓或汉代儿童墓，而汉墓却葬在殷、周废墟之中。由汉墓中随葬物的丰富以及其富豪大墓的密集（20多座）看来，似在周亡后光武未都洛阳城以前，汉河南县城中尚有一部分故家豪富的存留，这也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一种资料。基于这种理由，我们就先把这两批材料发表出来，以供参考。

一、仰韶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在涧河东西两岸。东岸的灰坑5（原编号WWH5）最先发现，西岸的遗址续发现在北郊公路桥头边。

灰坑5是一个袋形土穴，我们工作时只作了北边一半，南边的一半还压在土壁下，保留未作。根据遗存情况及在他处发掘经验来推测，俯面应是圆形。我们测量了北半弧，口径1.7，底径2.54，深1.3米，口小底大（图一）。坑口距地表3.65，坑底距地表4.95米。坑位所在地，在此间地势为最高，文化层为最深的。底部已到生土，正中留一生土圆台，高

0.4，台上径1，下径1.54米，上小下大。台周围成坡状，与穴壁形成0.5米宽的弧形窄沟。穴内填有灰土、黑灰土、红褐土三种。红褐土只穴底东部有，无含物。灰土、黑灰土含物相同，有石器及黑、灰、红彩陶片、红烧土等，纯粹是仰韶期遗物。



图一 灰坑5剖面及坑底平面图

在上述灰坑的西北方与它隔岸遥相联属地方，是一块大面积的仰韶文化遗址，范围跨到涧河东岸的东干沟村。遗址灰层厚至4米多，自仰韶以至汉代的堆积皆有。1954年春季，我们在小屯工作时，曾在桥梁西端路面，发现遗址堆积层，路面上宽22，下宽8.5，深13.5米，向西延长约100余米。断面因路工开掘，完全暴露出来，两侧形成两大三角形的斜面。从侧壁断面查看，灰土层甚密，大抵在深3—4米间为纯仰韶文化层，少扰乱；深2—3米间为龙山期对仰韶期的压叠层；深0.5—2米间

为殷、周、汉文化的混杂层,亦间杂有下层红黑陶片;而深6—7米间,却为西汉墓群,穿透上述数文化层而直下掩埋的。我们在此开了两条探沟(原编号WLT1、T2),清理了4座墓葬(原编号WLM1—M4),并采集了一些标本。以下介绍的,就是上列两处所出的仰韶文化遗物。

1. 陶器 按陶质说,有细泥质彩陶、红陶、灰陶及粗质灰陶、灰砂质棕褐陶等。器形以质细的钵类为多,质粗而夹砂的以鼎、罐类为多。

陶鼎 5:4(图二,1),出自灰坑5(器号以5:起首的,均是出自涧河东岸的灰坑5内,以下同)。鼎作圜口鼓腹圜底,无耳,三角形扁足,色灰褐,夹砂粗质。高16,口外径16.5,腹深13.3,厚0.5厘米。

陶鼎二 0:1(图二,2),是于涧西仰韶期文化层中采集的(器号自0:起首的均是在涧西采集的,以下同)。深腹平底似罐,口缘外侈,折棱,下附三扁足(残存一足),夹砂粗陶质。高12,腹深10.2,口径13.4,壁厚0.6厘米。

此外夹砂质的鼎腹片,与侧视三角形、正视鸭嘴形的残落鼎足(0:19)颇多(图三,18),且多带黑烟,足见此等炊具,在当时是普遍使用的。

陶罐 5:10(图二,4),折唇圜颈,深腹平底,腹壁有棱,上下斜直而不鼓。色灰褐,粗陶夹砂质。高31,口径24.5,腹径32.3,厚0.5厘米。此类罐在同坑中尚有3件。

陶罐二 0:2(图二,3),形、质与上同,口缘外折,肩部有带形附加堆纹一周。高21,口径15.8,腹径19.7,底径9.4厘米。

此类罐形残片亦颇多,按色质及灰烟看,也可能是煨火用的。

圜口罐 粗砂质,与前式形状略同;惟壁到肩部上,微向内收,口无折缘,唇不外侈而内圜,故名圜口罐,以别于一般罐类。但未出全器,只有口部数片,其口径约14—16厘米之间。

陶罍 小口,直领,圆唇,鼓腹,小平底,全器近球形。在广武青台镇出土的,中腰

尚附堆泥纹饰一周。此间出土无全者,以青台、仰韶遗址常出这种罍,所以知道。一般多是粗泥夹砂质,色灰黑,其中一件领高3.6,径10.5厘米。另一件唇微外卷。领高2.8,径10厘米。

罍 一件,5:5(图二,9),侈口薄沿,平底,陶质与颜色和上述的罍相同。高4.4,口径12.4,底径6,壁厚0.6厘米。

罍式器盖 0:7(图二,10),大口小底斜壁如罍,口唇内出,底附堆纹外突,便于揭持。看形制虽可仰置作罍用,却以覆盖容器为合宜,故定名为罍式盖。复原一器,高6,口径17.7,底径7.6,厚0.6厘米。另一件甚小,0:11(图二,6),底周无堆纹,为高出的平底式,通高2.7,口径7.8,底径4.1厘米,此殆覆于小容器用的。

尖底瓶 出土残片多件,看形制是小口长身,鼓腹尖底,便于汲水用的。口部较厚,内圜,口外有凸带一周,颈再敛,缚绳不易脱。腹内有指捺纹,腹外细麻丝纹,麻经纠缠知瓶体系用模制。足尖加泥较厚。此次出土虽无全者,是以陈沟、仰韶器来推定的。粗泥质,红色,火候高。口径5.5,足尖径2,口厚1,腹壁厚0.6厘米。身长不知,据坡度应在60厘米以上。

彩陶钵 0:10(图二,5),大口内圜,圆唇,斜壁平底。陶质细腻,表皮经打磨,火候高。红底黑绘,口部绘简单三垂线、斜三角纹三组。口径21.3,壁厚0.4,高约13.5厘米。底不全。另有彩陶钵0:12(图二,8)一件,形状大体与上器同。

这种彩色陶片,出土颇多。有:

灰底+红彩或紫彩的,多是罐形片、钵形片和罍形片(图三,7、8)。

红底+红彩或紫彩或紫红并有的,器形多与上同,惟未见罍形器(图三,9)。

红底+黑彩的多是罐形器的片(图三,3)。

黑底+红彩的为数很少,只见罐形器一种。

黑底无彩的数量不多,器形不详。

红底白衣+黑彩或紫彩或黑、红及紫红二

色并用的大都是钵形器片（图三，1、2、4、5）。

由这些彩色陶片，参以青台、秦王寨、点军台所见，知此期彩陶器，一般皆为泥质。淘滤细，胎质薄，打磨光，火候高。

至黑底无彩的亮光陶，在灰坑5中也出11片。其一，平底直壁筒形器（图三，11、12），壁厚仅0.2，底厚仅0.15，底径9厘米。另二大片，似钵形器，薄口缘（图三，10、13），厚0.3厘米。此等薄制亮光黑陶，为龙山期陶器特征，而仰韶遗址有此，自制呢？仿效呢？输入呢？为尚待研究的问题。

红陶钵 5:1（图二，7），形制如上钵，惟无彩绘。表里色红，表皮磨光。高14，口径30，底径11.9，壁厚0.5厘米。

陶器残片中，有印有线形细纹或划纹的（图三，14、15、16）。印这类纹饰的多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片，其他加砂灰陶中也有，但数量较少。此外还出土有大小弹丸、粗细陶环等多件。

总的看来，仰韶期的陶器器类较单纯，不外日用什物数种。陶鼎用于炊（夹砂质、三足），陶罐用于盛，兼可煨火（亦夹砂质），陶罍用于储（粗泥质、大腹），陶盖用于掩（泥质、砂质均有），陶瓶用于汲（粗泥质、尖底），这都是庖厨方面用的，因此粗陶多，质坚而较厚；至彩陶、红陶用于饮食，质薄而容小。绘彩者大抵有钵、罐、钵三型，罐、钵为单色绘，钵有单色、有复色，更有白衣覆彩者，似为饮食中更考究的器。弹丸用于射鸟，陶环用于装饰（或绾发），这是一般仰韶晚期陶类多如此，涧滨亦无特异的。

2. 石器 共出30余件，有石斧、石镑、石刀、石镰、石环五种。

石刀 5:2（图四，4），形近长方，两端微圆，近背部中间有一孔，并留横磨槽沟。绿辉岩，青灰色，磨制。长8.7，宽3.9厘米。

石刀 0:41（图四，5），近长椭圆形，背厚刃薄，两侧有小缺口，可缚绳为挂在中指上割草或摘谷穗用的。青石质，打制，一面光（天然石面），一面糙（打击剥落面），未加磨制。长3.9，宽4.8，背厚1.2厘米。这种形

式的刀共有16件，虽大小不一，其形状大体都相同。另有0:21石刀1件（图四，3），体略大，弧形刃，但无缺口。上述17件石刀，皆为打击剥下的石皮，略加敲琢而成，磨刃者少。

石斧 0:20（图四，1），扁长形，上窄下宽，刃缺。绿辉岩质，四面琢磨甚光。残长13.17，上宽4，下宽6.1，中厚3.3厘米。0:38石斧（图四，2）缺上半，留刃而钝。0:45石斧缺下半，留手握处。这二件石斧皆为磨制，质均与斧0:20同。

细腰石斧 0:46，一件，两端大，中央细。打制，未经琢磨。质为绿辉岩，颇厚重。细腰便握。长18.2，大端宽10.8，小端宽9.5，腰宽8，中厚3.3厘米。

石镑 共2件（0:47、0:48），一作长方形，扁刃。一作下宽上窄的长条形，亦扁刃。二件体皆小，都是由打击剥落的石皮微磨而成。这种形式的镑在青台、点军台和仰韶村一带是比较常见的。

石环 共5件，其中0:49、0:50二件各残存一半，截面半圆形，一绿色（0:49），一红紫（0:50），磨制较细，直径均在6厘米左右。另3件均较小，都是紫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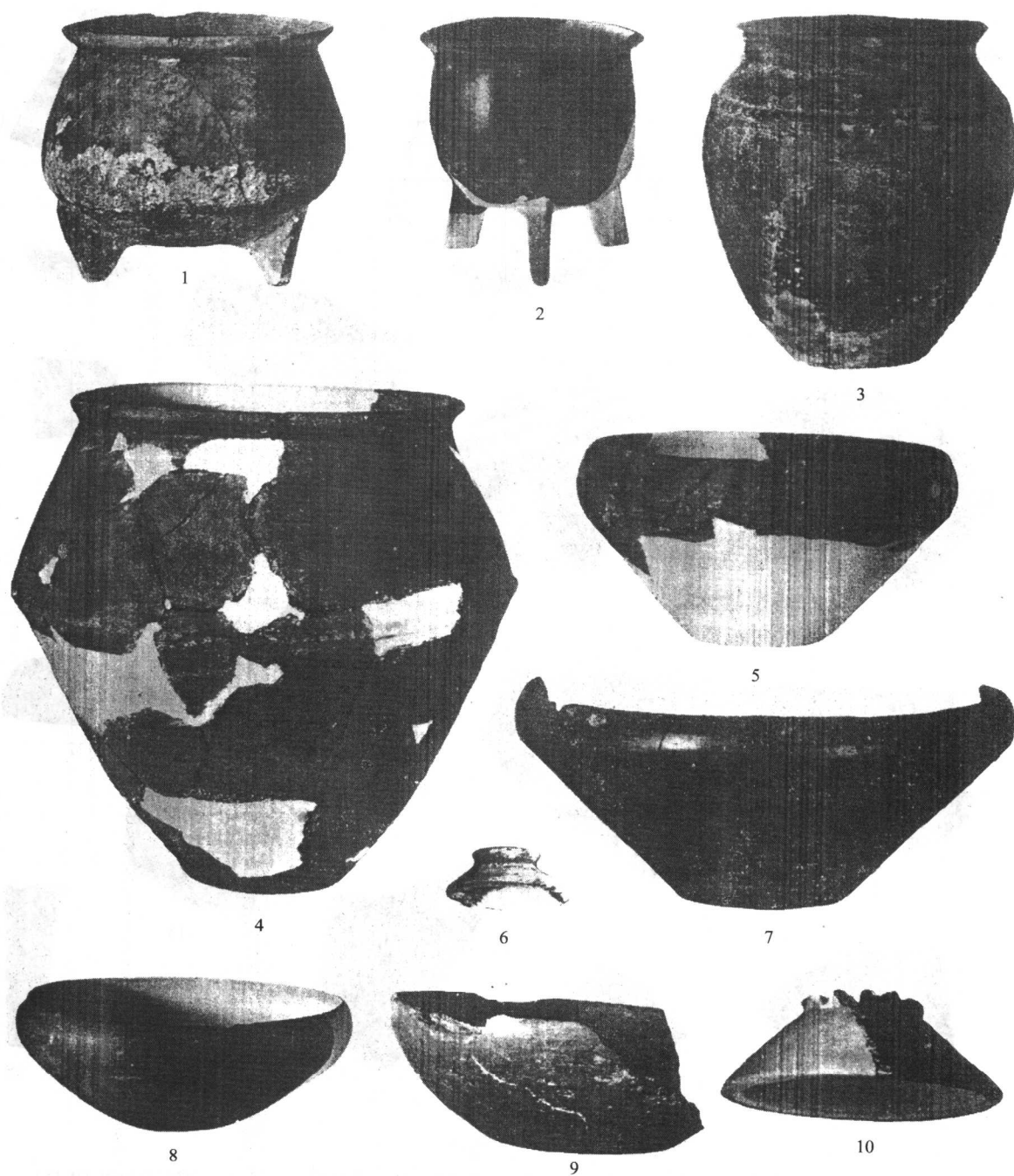
3. 其他 鹿角、兽骨、蚌壳等天然物，无加工痕迹，数量不多。另有一面光平上涂白灰面的红烧草拌泥土数块，大概是住室残破的遗留，但尚未见有住室遗迹。

以上所发现的残迹及遗物，虽只是涧滨区的仰韶文化所包含的一部分，然已够确定这一区域仰韶文化遗址的存在，为今后大举发掘时作了线索。

二、龙山文化遗址

涧滨的龙山文化遗物，显露出来的不多，只在公路中清理了一个残灰坑（灰坑2），收集到一些；并随着修路工程采集了一些，但确为典型的龙山文化。这里且举几种器形为例来说明。

折壁陶盆 2:1（图四，9；图五，下），侈口斜壁，圆唇微外卷，壁近底处生折棱，急



图二 出土陶器

1. 鼎 5:4 (1/4) 2. 鼎 0:1 (1/4) 3. 罐 0:2 (1/4) 4. 罐 5:10 (1/5) 5. 彩陶钵 0:10 (1/4)
6. 器盖 0:11 (1/4) 7. 钵 5:1 (1/4) 8. 彩陶钵 0:12 (1/4) 9. 钵 5:5 (1/2) 10. 器盖 0:7 (1/4)